

创造富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中华礼仪

郝铁川

道德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念要想具有普遍性、持久性和权威性，主要靠四种东西来实现。一是一个通俗易懂和较高权威的教义读本；二是政府、制度的支撑；三是社会化的礼仪仪式；四是体现价值观念的人格化示范队伍。今天的目的是在于推进一些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念的礼仪仪式真正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

我觉得，推进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念的礼仪仪式化，需要把握三个问题：第一，注意弘扬中华民族礼仪传统中的热情、责任、敬老精神。

一要注意弘扬中华民族热情好客精神，正如孔子所说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有接风宴，还有饯行宴，宴请伴随载歌载舞，喝酒通过酒令让客人参与其中，想方设法让客人吃得高兴。而西方祝酒仪式结束后，基本上就是自斟自饮。

二要弘扬中华民族社会责任心精神。西方婚礼中的男女誓词体现的都是男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婚后责任，与国家社会无关，与父母双亲无关。而我们中国一般的婚礼誓词是男女双方要“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互拜”，这里的天地实际是指国家社会，高堂是指父母双亲，这表明夫妻双方不仅要有互爱责任，同时对国家社会、父母双亲也负有责任。

三要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贤精神。一般四十岁之后要开始举办寿诞礼，春节要回家与老人团聚，春节早晨要对长辈行跪拜礼，第一碗饺子要送给家中辈分最高者。而西方人从不愿说自己年龄，也没有敬老活动。

第二，注意借鉴现代西方礼仪仪式中的科学、平等、人权精神。

一要注意弘扬西方礼仪仪式中的科学精神。例如，在饮食方面，西方人实行分餐制，中国人实行共享制，事实证明，分餐制是讲卫生、防治疾病传染的良好方式，不分餐的共享制是病从口入的重要渠道。

二要注意弘扬西方礼仪仪式中的平等精神。例如，美国老师上课的基本习惯是把一堂课分为两半节：上半节老师提出问题或该课的内容；下半节，老师让学生围绕问题进行讨论，由学生自由发言。老师会肯定每一个学生的表现，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或结论。

三要注意弘扬西方礼仪仪式中尊重私权精神。例如，美国人十分讲究“个人空间”。谈话时习惯于两人的身体保持一定的距离。一般是在120-150厘米之间，最少也不得小于50厘米。行走于街巷时，不得窥探别人院落，更不得未经许可进入私家院宅。

第三，融通古今中外，推出具有时代性、民族性的中华礼仪。

一是不要盲目崇拜西方，妄自尊薄。虽然西方的礼仪仪式大体具有推崇平等、科学等特点，但也不是每个礼仪都如此。例如，在注重礼仪的科学性方面，西方的亲吻礼还不如中国的揖让之礼讲卫生。西方的见面握手之礼也容易互相传播疾病，没有多少科学性。

中国古代人们日常见面既要态度热情，也要彬彬有礼。如何与不同身份的人相见，都有一定的规矩。比如一般性的打招呼，在传统上行拱手礼。这些礼仪都做到了身体部位互不接触，有效防止疾病传播，比西方亲吻、握手等礼仪要科学。

二是要注意兼取中西礼仪之长。这方面不乏成功事例。例如，在饮食礼仪方面，西方人的分餐制较科学，中国人的共餐制较有人情味，结果演进下来，现在就出现了有自助餐、有公用筷；或一人两双筷，一人自己口，一用菜夹着；小菜共用，其它菜分食，等等，这些礼仪吸纳了中西饮食礼仪之长，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。



一 尽管写海的人比海里的鱼儿还多，可我仍然固执地毫不知趣地要写一写海。

我认定，品评海的人再多，也只是“沧海一粟”；我深信，纵然写得不够海派，大海也会海涵。

二 伫立海边，你欲言又止。

有多少心事和苦衷，都一股脑儿倒给大海吧，它自始至终接纳你的倾吐，始终是你的一个耐心倾听者。

待你倒光，待它听毕，它便绘声绘色地向你倾诉自己的不幸与追求。你瞧见奔涌的浪涛了吗？你听到哗哗的潮声了吗？

大海将自己摆在与你平等的地位。

于是，你们交上了朋

友，交上了。大海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，对谁都一视同仁。不论是初次见面、久别重逢还是朝夕相处，它都敞开一样的胸怀，捧出一样的大风、一样的浪花、一样的帆樯、一样的

品海

高低

海鲜、一样的贝壳、一样的滩涂……

大海历来就是大方而又很阔气的，一直“阔”到今朝，还将永远“阔”下去，脸却始终不变。真“阔”者，随和而不夸海口。

三 大海，活脱脱一块浮动的“液体海绵”，一块无垠无际的“液体海绵”。

人类不管有多大的痛苦、忧伤和烦恼，它都吸得干，而且从不饱和。随后，趁你腹空如洗时分，它再一鼓作气地将信念、希望和力量奉还给你。

有海做朋友，心里能不踏实吗？

四 与人一样，海也有它鲜为人知的一面。你领教过大海狂暴时的情景吗？

那是它在患病而疼痛难忍的当儿：它咆哮、怒吼，惊涛裂岸，骇浪排空。其势铺天盖地，其力震天动地，恨不能一口吞下天和地，其实，这光景除了海，已没有天和地了。

过后，你看见了露出水面的礁石——那是大海排出了体内的结石，这时它才逐渐平复。你若侧耳细听，还能依稀听到它轻微的喘息。

神圣、神秘、神奇而又襟怀宽广的大海，尚且有生病和发脾气的时候，何况吃五谷杂粮、揣七情六欲的易得结石的我辈？能有海量，已经很了不起！

五 大海的胸怀有谱：一艘巨轮也罢，一叶扁舟也罢，它们航行也好，飘荡也好，只要敢于与风浪对话，与湍流较劲，那耸起

那一年，是牛年。他赠我一幅水墨双牛图，上题“小憩”，下款“四明山人毛国伦”。双牛傍卧，神态安详，尽管周遭空无一物，却胜有阡陌纵横、柳阴连绵之象，恍听得溪流潺潺、牧童嬉戏之声。双牛相视，口吻翕张，尽管未闻只言片语，恰好似知己闲谈之态，隐然有古代高士之风。在我看来，毛先生实是把动物当人来画的，因而有所选择、有所着重。他的笔下，鲜见猫狗鸟虫等寄生的宠物，亦少有狮狼虎豹等杀生的猛兽，而多为牛羊驴马等四蹄草食类的，摹其敦直良善的心性，传其造福奉献的品质，观之活力沛然，更是福气盎然，从心底生出堂堂而又昂昂的向往。我会其画意，作了一律——

耕余小歇卧田间，舒腿收蹄倚半弯。岂是辞劳误稼穡，正当蓄力趁悠闲。老犁相倚当春伴，朝露即行人暮还。青草为粮地作榻，赢来千亩稻如山。

毛先生还将这些动物配予他笔下的古人，比如青牛之于老子、黑羊之于苏武；比如骏马之于李白，健驴之于陆游……前者源自古远的传说，后者发自内心的想象，皆为古人的风骨添神采。因为这些古人，无不携有历史的记印、文化的蕴蓄、后人的拥戴，自非凡人可比，自当带有仙气。

这与中国人物画有关线条超凡、水墨脱俗的要求，是贯通的。西洋画则将绘活了活生生的人，中国画则把人写得飘飘然的仙。故此，一位好的中国人物画家，是需要带些仙气的——他的老师程十发说，只消退掉一些私心即可。

这十几年，画家们忙起来了，作书画、办展览是远不够的，更要赶场子、交朋友、摸行情、做包装，目的无非是出名气、涨身价。我居然也忙起来了，因戏曲和诗词也热了起来，讲座研讨赴邀不断，审稿评奖应接不暇。我对毛先生说，最近结识不少画家，觉得艺术远不如您，画价倒是炒得比您还高了。他摇摇头说，对于画家，价格不能说明太多，如果画得不行，最终是会跌回来的。他说得对。拿我来说，稿费讲课费涨了不少，但文章和课件的质量并没有提高，特别是认真和热情都远不及从前，时生惶愧之情。

一天晚，是傍晚。毛先生打来电话，问我能否找些戏曲剧照，给他画戏作参考。又说知道你忙，等闲时，吃杯茶来。

毛先生喜爱京剧戏，尤爱名角饰演的人物，像《打渔杀家》的萧恩父女，《清风亭》的张元秀夫妇，《宇宙锋》的赵艳容主仆，还有鲁智深、杜丽娘、陈妙常……

一如他画的动物和古人，这些角色都经过他的选择、经过他的着重。这些人物的舞台，依然有活泼泼的戏韵，更在他简约而老到的笔墨中，增添了一缕缕的仙气。

我很方便地找来厚厚一沓剧照。电话里，他再次邀我闲时吃杯茶来。我说打扰不便，他说还是从前的老样子，除了每周去趟画院、偶尔参加笔会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，上午写字作画，下午听曲吃茶。你尽管来，随时恭候。

戏看多了，我便作了些咏戏的诗词。他读了，赞赏之余连叹自己作不来诗。我说我也绘不来画，于是相对一笑。画家重了笔墨、重了形象，其诗意自然入了画里，而在诗中。诗人重了文采、重了抽象，情形正好相反。但这不但不意味着阻隔，反而实现了融通。

我仰慕他的书画，他欣赏我的诗词，却从不言及画技或诗律。我们知道，既然只是欣赏，自不消谈技巧，好比我们都爱京昆，却都不关心具体的唱法和演法。对中国画，毛先生只对我说线条最重，而线条皆从书法而来，故而书为质、为首要，画为纹、为其次。书法也是文人性之本原，纵不作画，也须习书。

这年冬，是暮冬。他问我近来有无作联，想写几副送人。这时他正为我泡上一盏冻顶乌龙。我觑着澄黄滚烫的茶汤说，刚巧攒了茶联三对，便掏出手机念。

第一联是“红茶绿茶白茶青茶半晌功夫皆品矣，琴道棋道书道画道诸般文化岂知哉”，第二联是“赤橙黄绿青蓝紫，原来底色为富贵；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当以末事最清高”，第三联是“登十丈虎丘，不意与东坡邂逅；泡一杯龙井，自然得西湖涟漪”。毛先生极仔细地听，每副都要听好几遍，其中有不清楚的，逐一问明。全部听完，他说三副对子的意思都好，但都太长。特别是第一联茶道二字重复，不好写；第二联笔画繁字太多，不好看；第三联倒是疏密相宜，不过只有龙井，不太全。

我只得拿出最后、也是最弱的一联：“闲时吃回茶去，忙处平下心来。”不料话刚出口，毛先生连连称善，说这联能马上听懂，言简而意丰，字浅却理深，最好。

看他铺纸挥毫，我弯起食指，弹了弹自己的鬓发，只听“噙”的一声巨响。我警告自己一个道理——不要以为自己得意的，也就是别人所喜欢的；不要以为自己厌弃的，就是别人所抛弃的。

的桅杆上，就定然会高扬无畏和尊严。

如果老是风平浪静，那还能叫大海吗？难怪它掀起波涛敲打，提醒下海者注意安全。不过，大海还是激赏在浪尖上散步的人与船只，并果决地给他们发放通行证。

大海召唤所有勇于冲

浪的船舶，都投入它的怀抱，参加操练。在海的广场上，百舸争流尚不够编组，千帆竞发也只不过是一支小小的仪仗队。

六 大海在翻腾、论述。

倘若你用心观察，便可发现，它每一个跌宕的



闲时吃回茶去

胡晓军



李白《山中答问》 吴承斌书

我与上海古籍书店的因缘，已记不清始于何时。大约从初中开始，因为爱好文史、书画，所以每年暑假，总要去古籍书店和朵云轩“游学”，也力所能及地买一些学习用品。两家相距甚近，不过隔了两条马路，往来十分便捷。在朵云轩买的是笔墨纸张；在古籍书店则买些“中华活页文选”之类，几分、最多几角钱一份。开始时还珍惜地保存着，积得多了便扔掉了。《宋本两种合印淮海长短句》是唯一的例外。

那是1976年初，古籍善本已有限地在书店冷冷清清地陆续上柜。我一眼看中了这本《淮海长短句》，是1930年叶恭綽据故宫藏本和吴湖帆藏本的校勘影印本。定价一元五角，而且必须出具单位的介绍

信才能购买。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小数目，但毕竟我已务农八年，这点钱咬咬牙还是拿得出来的。至于单位介绍信，我知道它的重要性，又颇得公社领导的信任，外出时常随身携带有多份空白待填的备用，所以当场搞定。欣喜地捧回家中，对了词谱句读细读，于相对熟谙的苏辛豪放之外，领略了婉约的境界。近二十年来，我断断续续地扔掉了不下数万册图书，此书却一直珍藏至今。不仅因为它深刻地见证了我与古籍书店的因缘，更因为它第一次使我怀疑而后逐步明白了书画与文史的关系。

书画与文史

徐建融

密切的交往和文化的默契？而今天的书画家和文史家，则基本上没有什么交往，即使有，也仅限于社交而不会有太多的文化默契？

这个问题萦绕了我几十年，直到近年才渐有所得。书画，有“国学”中的书画和“美术”中的书画；文史，也有“国学”中的文史和“学

术”中的文史。“国学”中的书画和“国学”中的文史，两家实为一家，不仅互有来往，且书画家往往兼擅文史，如叶恭綽、吴湖帆等都写得一手好诗文；文史家也多兼擅书画，如张元济、吴梅等都写得一手好书法。而“美术”中的书画和“学术”中的文史，两家便是两家，不仅书画家罕能文史，文史家罕能书画，且往往各有壁垒，不相往来。

今天，“国学”热正如火如荼，有形的书画和无形的文史尤其成为弘扬“国学”的两大重点抓手。但是，由“美术”中的书画家和“学术”中的文史家来分别担当振兴“国学”的重任，似乎是远远不够的，甚至可能偏离“国学”的本义。

上海古籍书店同时又是艺

术书坊，“左图右史”，一个机构两块招牌。它一手致力于经营文史著述，一手致力于经营书画图史著述。就像叶恭綽等前辈既从事书画艺术的研究、创作，又从事经史诗文的研究、创作，其作为“国学”渊藪的意义不言而喻。“美术”中的书画和“学术”中的文史在今天的大发展、大繁荣当然值得欢迎，但对于“国学”中的书画和“国学”中的文史在今天的日趋凋零，亦值得我们反思。对作为文化产业的古籍书店，其经营的理念和策略所提供

给社会的服

务，书画界和文史界固然不妨从“美术”和“学术”的立场而取之，更需要我们从“国学”的立场而用之。

爱书的人都是文化人，也都是书店的朋友。

十日谈

古旧书香艺苑真

博大精深，孕育了气象万千。无数闯荡大海的生命消失了，可大海还在；无数吟咏大海的诗人淡出了，可大海还在。它那进退自如的潮汐，演示着涨落的哲学。它总是及时地伸出无数只手掌拍打堤岸，劝导时人：别荒疏了功课。

八 就这样，新的生命接着闹海。就这样，新的诗文继续弄海。大海是生命的摇篮，也是诗文的产床。

九

题目谓之《品海》，却大都是“形而上”之品，此刻，避虚就实，来一点“形而下”之品吧：我舔尝了溅上船舷的海水，那滋味，像人的眼泪。